

前沿

The Frontier



Vol.08, 2014.11
CFAUMUNA Presents

前沿

The Frontier

2014年11月 总第08期
Vol. 08 November 2014

总主编： 吴梦羽
责任编辑： 牛健合
 陈思婧
策划： 许卫赫曦
设计： 吴怡敏
顾问： 黄启凡

官方网站：<http://i.cfaumun.org>

特别感谢所有参加杂志投稿、制作的作者和编辑人员。

本刊为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内部刊物，立场中立，所有文章仅为作者态度，均不代表本刊观点。

投稿及一般性问题咨询，请联系 frontier@cfaumun.org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荣誉出品

卷首语

模拟联合国，求知得进步

联合国是现今国际舞台上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自1945年创立以来，联合国就一直是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一项核心制度。某种意义上说，联合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世界由名义上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一个世界性组织的成员，都同意《联合国宪章》中的一系列原则；存在着一个发挥作用的全球性组织，它有能力做出重大决策，尤其是安全领域，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联合国从来都是制定标准和制造神话的舞台——它呼吁那些比国际关系中通行的更高的标准，它让我们保持对一个秩序更为良好的世界的希望。虽然联合国的梦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尚未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但是《联合国宪章》中所倡导的原则代表了人类对一个更加美好的国际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可谓“如果理想太过现实，则天堂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被西方孤立的结束，中国重返国际社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中国期待利用好联合国这个平台，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与合作，维护本国利益，并为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因此，了解联合国，熟悉联合国，熟练应用联合国所倡导的原则与规则，是我们理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外交学院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今天的学生，明天就是活跃在外交一线的外交人员；今天学习联合国知识，明天可能就要运用这些知识到联合国去工作。同学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学习和将来的工作需要，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开展就是即有意义的学习实践。

我有幸参加过同学们模拟联合国活动的评委工作，对同学们很好的表现感到衷心喜悦。然而，学无止境，一切从来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希望同学们能力求完美，追求卓越。希望本次模拟联合国大会能更上一层楼，希望能通过模拟联合国这一形式加深同学们对联合国的了解，增强大家的学习自觉性和使命感。

祝本次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大会取得成功，希望同学们通过活动取得进步！

雷建锋

2014年11月15日

* 雷建锋博士是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的老师，在国际组织、欧盟政治与外交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本次校内会，雷老师受邀作为嘉宾出席。

目录

校内会专区

科索沃独立的推动因素分析	赵觉理	1
Paradox of Aid	Mengyu Wu	7
On Nuclear Terrorism : Great Threats And The Way Out	Shuang Ye	10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Jiwei Li	13
L'Organisation de l'Aviation Civile Internationale(OACI)	Tong Hu	15

聚焦 APEC

亚太经合会议与泛太平洋地区	郭丰庆	17
APEC——呼唤“太平洋时代”的真正到来	吕蕙伊	20

科索沃独立的推动因素分析

赵觉瑾

摘要: 科索沃问题如同近代以来巴尔干半岛的分离问题一样, 不仅有悠久的历史的原因, 更是现代国际政治的冲突与博弈的结果。从科索沃战争后的托管到 2008 年科索沃宣布独立, 是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外部因素催化的结果, 其中美国、欧盟、联合国的行动是推动科索沃由托管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科索沃 美国 欧盟 政治博弈

科索沃原为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 在科索沃战争之后, 科索沃开始由联合国托管。2008 年, 科索沃宣布独立。科索沃问题凸显出了后冷战时期, 在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冲突与大国博弈, 其中美国、欧盟的介入给了科索沃独立以大量支持, 联合国的托管为科索沃独立创造了制度基础, 而科索沃自身的历史因素和南斯拉夫的内部矛盾, 是独立的内因。本文试通过对推动科索沃独立的各因素的行为的论述, 分析得出各个因素在科索沃独立中的作用。

一、科索沃独立的历史根源

科索沃问题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科索沃承受了许多历史遗留的包袱。民族、宗教等多重矛盾在经过几百年的斗争后, 科索沃寻求独立的诉求一直存在, 直到被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剧烈变动点燃。

科索沃的历史悠久, 公元前 4 到 5 世纪, 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已经在科索沃定居。公元 9 世纪, 南斯拉夫人中的塞尔维亚族建立了国家。14 世纪末, 科索沃被土耳其人占领, 整个巴尔干地区逐渐被奥斯曼化。1453 年, 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军队攻占, 1459 年贝尔格莱德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 塞尔维亚王国正式灭亡。¹

塞尔维亚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后, 大量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人逃离了本国, 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则移居到科索沃, 逐渐改变了科索沃地区的人口构成。到 18 世纪, 科索沃已成为阿尔巴尼亚人占多数的地区。18 世纪末, 南斯拉夫民族的独立运动不断发展, 塞尔维亚于 1815 年成立了公国。塞土战争之后, 1912 年巴尔干国家联盟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将失去了 5 个世纪的科索沃重新并入塞尔维亚。但此时, 科索沃的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是阿尔巴尼亚人了。

1. 参看马胜荣《科索沃: 点燃的火药桶》, 新华出版社, 1999。

1941年，南斯拉夫被轴心国瓜分，科索沃被墨索里尼拼凑的“大阿尔巴尼亚”并吞，有近10万塞尔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由于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以致于在法西斯入侵科索沃的时期，占领者并未遭到阿尔巴尼亚人的反抗，相反当地居民对于加入统一的大阿尔巴尼亚感到格外兴奋。

1944年11月，南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科索沃。1945年2月，阿尔巴尼亚族起义者在科索沃成立了军政府。但在南斯拉夫的武力干涉下，科索沃重归塞尔维亚。但阿尔巴尼亚族在南斯拉夫尽管是第五大民族，阿族聚居的科索沃却并没有像塞尔维亚、黑山等一样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

1968年，科索沃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首次要求自治，并喊出了成立科索沃共和国的要求。1974年南斯拉夫的新宪法赋予科索沃广泛的自治权。到1971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占了总人口的73.7%，阿族人的民族自决要求日益强烈。

1980年5月，铁托逝世，南斯拉夫失去了具有个人权威的领袖，各共和国的分离倾向不断加强，而在科索沃的独立斗争也不断升级，流血事件常有发生。此时，阿族人口已经占了科索沃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占人口少数的塞族人日益感到孤立和受排斥，阿族人则努力争取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民族矛盾不断加剧。

1988年，6000多名居住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指责阿族人对他们进行骚扰，并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废除宪法，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也提出“大塞尔维亚”的口号，坚决反对科索沃独立。1989年2月27日，米洛舍维奇不顾阿族人的示威和抗议活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此后，暴力冲突演变成为了军事行动，塞尔维亚的军队进入科索沃镇压当地的独立运动。²

有战争就有难民，到1998年，科索沃难民已达20多万，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安理会要求科索沃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北约甚至威胁要对南联盟动武。在1999年3月23日的最後通牒時效過後，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空袭，这也是狭义的科索沃危机。

1999年6月，南斯拉夫接受了由八国集团提出的一个和平计划，安全理事会支持这一计划，授权南斯拉夫各加盟成员国建立安全存在以制止敌意、解除科索沃解放军的武装、促进难民的回返。

安全理事会授予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科索沃地区享有特权：包括所有的立法和

2. 参看刘德斌《科索沃战争：历史悲剧、新式强权与危险的转折点》，史学集刊，1999年第2期，第1页到第6页。

行政权力，以及司法管理权。

2001年11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科索沃举行了选举，选出了120名立法大会成员。2002年3月，大会选举了该地区的首任总统和总理。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布科索沃共和国脱离塞尔维亚，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目前，新的科索沃已经获得了102个国家的正式外交承认（2013年6月），其中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大国，但中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不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同时，科索沃共和国也已经参加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由于俄罗斯的强烈反对，科索沃未能加入联合国。

虽然科索沃在表面上仅仅获得了全世界半数国家的外交承认，但是其中包括了安理会五常中的三国和欧盟、北约的大多数国家。而以俄罗斯为首的余下国家，出于与塞尔维亚的友善和权力斗争、地缘政治的原因，而不承认科索沃的独立，支持塞尔维亚队科索沃的主权要求。但基于美国与西方国家在冷战后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新的科索沃共和国成为一个新的独立主权国家，已经基本成为定局，日后也一定会得到更广泛的承认。

二、科索沃独立所处的国际局势

20世纪末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得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戛然而止。原来处于两大集团交锋地带的巴尔干半岛出现了某种大国势力的真空，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开始着手取代俄罗斯在此地区的控制权。

巴尔干地区国际势力的角逐使得科索沃问题从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内政治逐步演变为国际问题，也使得科索沃可以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尽快独立的步伐。作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没有因为苏联的瓦解而放松警惕，反而加大了对其继任者俄罗斯的战略挤压，利用中东欧的一系列变动，采取强大而多样化的攻势，输出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加大中东欧之间的矛盾，从中找到机会，加强在欧洲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三、推动科索沃独立的内外因素

1) 美国

对于美国而言，插手巴尔干问题，支持科索沃的独立，有以下几重目的。首先，对于有着全球霸权战略的美国而言，巴尔干半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可以阻碍俄罗斯的发展，更可以以此为前哨基地推动实现美国的中东政策。因此，美国需要一个像以色列一样的

盟友，而科索沃正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成为了一个合适的选择。科索沃的独立，可以帮助美国进一步稳定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与在土耳其和希腊的军事力量相互支撑。³

其次，南斯拉夫解体后，各个独立国家纷纷倒向美国阵营，只有塞尔维亚一直保持着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塞尔维亚成了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眼中钉，从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的强大军事打击中可见美国对塞尔维亚的忌恨。而科索沃的独立可以使塞尔维亚在国内外受到巨大的打击，使得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下降，减少其在巴尔干地区对俄罗斯的支持。

最后，后冷战时期东欧的变化与欧盟的崛起，使得美国原本忠实的欧洲盟友逐渐有了离心倾向，欧洲各国的战略或多或少的开始进行调整，欧洲人治理欧洲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不断扩大规模的欧盟让欧洲开始用一个声音说话，成为了一支不弱于美国的独立力量。而科索沃正是一个美国强化对欧洲控制的一个契机，通过将欧洲卷入科索沃问题，美国开始分化欧盟内部，英、法、德等国与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的分歧影响了欧盟的统一度。

2) 联合国

1999年6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自此丧失了对科索沃的控制权，科索沃成了联合国的托管地。从1999年开始的托管，到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的独立，联合国驻科索沃临行政使团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使团最初的任务是促进科索沃建立实质性的自治和自我管理，推动决定科索沃最终地位的政治进程。⁴但联合国与欧安组织共同帮助科索沃建立与完善民主制度，事实上为科索沃的独立奠定了政治制度的基础。

为了履行租金科索沃建立实质性自治和自我管理的任务，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几乎自管理科索沃之时起，便开始了建立并逐步将职权移交给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的努力，成立了科索沃过渡时期理事会和临时行政委员会。

2001年5月15日，联合国秘书长驻科索沃特别代表海克普鲁，签署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第2001/9号规章，宣布“为在科索沃最终地位解决前发展意义深远的自治，通过科索沃人民参与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建立临时自治机构，颁布《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为科索沃自治机构的建立和联合国的移权奠定了法律基础。11月，科索沃选出了首届议会，并选出了总统，新政府得以组建。此后，特别使团逐步将越来越多的权力移交给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

3. 陈志强，《当代科索沃问题的国际政治因素》，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4. 高歌，《科索沃政治发展：从托管到“独立”》，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第87页到96页。

由此可以看出，联合国对科索沃的政治发展和独立之路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特别使团帮助建立并逐步移交权力给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为科索沃寻求独立时正当获得权力提供了依据。而《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的签署，为科索沃的新宪法开辟了道路，为科索沃建设成熟的国家机构提供了重要帮助。此外，临时使团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给予了大量支持和指导，早在 2000 年 10 月，临时使团就和欧安组织一道，组织了科索沃的地方选举，选出了乡镇议会。⁵

这一系列举措，都为科索沃成为一个正常正式的主权国家，提供了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依据。

3) 欧盟

在欧盟中，一直对科索沃问题有着分歧，但法、德、意等大国的支持，基本主导了欧盟的态度。面对冷战后巴尔干地区权力的真空，欧盟也不希望美国独占，一直以积极的行动插手科索沃事务。

2006 年以来，随着科索沃最终地位谈判的展开，欧盟力图取代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使团成为科索沃新的监管者。而在 1999 年托管开始以来，欧安组织一直在协助联合国临时使团推动科索沃的自治与民主建设。2007 年 2 月，联合国特使阿赫蒂萨里提出《科索沃地位解决方案全面提案》，在 120 提案的过渡期后，联合国临时使团种植存在，由欧盟特别代表在科索沃民事领域行使最高权力。

在《科索沃独立宣言》中，科索沃完全遵循《全面提案》，并邀请和欢迎国际民事代表和欧盟使团实行监督。但一直拖延到 12 月，欧盟使团才正式开始在科索沃部署，接管警务、司法和海关等职权。

对于欧盟而言，支持科索沃的独立一方面是支持美国在巴尔干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是加强冷战后对中东欧的同化，不断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步骤。而通过《科索沃地位解决方案全面提案》的实施和科索沃的独立，欧盟可以实现对巴尔干地区的长期有效控制。可以看到的是，欧洲不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国家，基本都是内部有分裂问题或者与塞尔维亚历史上有友好关系的国家。因此从大局来看，出于欧盟的利益，理所应当的支持科索沃的独立。

4) 南联盟内部

后冷战时代彻底改变了此前欧洲的政治格局，而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得民族自决与

5. 高歌，《科索沃政治发展：从托管到“独立”》，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87 页到 96 页。

独立的浪潮又一次冲击着巴尔干半岛。这种民族主义的泛滥瓦解了南斯拉夫国家，进而瓦解了塞尔维亚。

而分裂的伏笔早在铁托逝世时就已经埋下。铁托的个人权威的不再，使得原本压下的民族矛盾无处遁形，接二连三的爆发。东欧剧变的剧烈冲击，成了压垮南联盟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得南联盟的解体成为必然，也催化了南联邦的解体。短短几年间，南斯拉夫联邦内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等纷纷独立，这给了科索沃以先例和榜样。后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解体，激发了科索沃阿族人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推动了科索沃的独立。

长期激化的而得不到解决的内部民族矛盾与南斯拉夫自身的解体，正是科索沃独立的导火索。

综上所述，科索沃的独立不仅仅处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更是在后冷战时期的大背景下，受到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推动而成的。2013年4月，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经过10轮谈判，达成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协议。科索沃的独立已是既定事实，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科索沃会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逐渐成为一个正常稳定的独立国家。

参考文献

- [1] 高歌，《科索沃政治发展：从托管到“独立”》，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第87页到96页。
- [2] 陈志强，《当代科索沃问题的国际政治因素》，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 [3] 刘德，《科索沃战争：历史悲剧、新式强权与危险的转折点》，史学集刊，1999年第2期，第1页到第6页。
- [4] 刘会宝，《科索沃独立的根源、动因及困境》，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2期，第76页到第82页。
- [5] 余民才，《科索沃“独立”的国际法透视》，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

* 赵觉理是外交学院外交系大四的学生，也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副秘书长。

Paradox of Aid

Mengyu Wu

Africa, home of a myriad of natural resources, origin of various exotic cultures, endowed with ancient wisdom and advantaged by cheap labor seems to be cursed by international sympathy and help and doomed to a vicious cycle of poverty and conflicts. Despite expectations of boosting economy and 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due to more than US\$1 trill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statistics are startling. Between 1981 and 2002,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continent living in poverty nearly doubled, leaving the average African poorer today than just twenty years ago.⁶ The glimmering light of diamond, emerald, platinum and gold cannot drive away the bleak shade of hunger, unemployment and overall wretchedness.

One is entitled to ask why, after all the development and emergency aid flooding into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has taken place, and seems never will? Is its posi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world economic ladder ever going to change?

The attempt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requires a close look at categories and nature of foreign aid. In terms of urgenc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emergency aid as rapid assistance to alleviate suffering especially in times of war or natural disaster, and development aid targeting for long term support. Admittedly, emergency or humanitarian aid has achieved some short-term results, but it is just a small portion of the total amount. Each year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Japan, Kore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UN, IMF, World Bank provide cash to African countries in the form of concessional loans lent at below market interest rates or for longer lending periods, or grants which nominally are given for nothing in return. Nevertheless, in reality most aids carry more meaning than just a good intention and a warm heart. They sometimes serve as diplomatic or military gestures, sometimes as a bargain for commercial access.

One of the counter effects of foreign assistance especially financial help is the combination of heavy reliance and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When regarded as free

6.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By Dambisa Moyo, 2010.

resources without the pressure of returning back, grants undermines the motiv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money by investing in structural reform, lessening unemployment rate and mobilizing taxes. In a number of cases, funds flow directly into governments' domestic revenue. In addition, failure to gain profits or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makes indebtedness inevitable.

This situation is aggravated by the gloomy colonial history of African continent, the evil of which festers till this day. In those ages, colonists from Great Britain, France, Spain, Germany among other powers plundered a great amount of natural and human resources from this rich land, but left almost nothing. When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s for independence sprang up, except for Great Britain and a few countries who helped local people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construct industry, most took all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talents away with them, leaving Africa an in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lacking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an immature political system fraught with conflicts and instability. Thus, even if African countries are independent politically, they are far from self-sufficient economically, and money alone cannot reach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and fix its broken economic structure.

Things are still worse when the possibility of material aids stifling local industries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Dead Aid*, Zambian economist Dambisa Moyo expounds with the example of an African mosquito net maker who employs 10 people, and each employee has to support 15 relatives. Then Western governments spend a million dollars to send 100,000 mosquito nets to the region, and he is put out of business with his ten workers with their dependents. When these imported nets are worn out, no net maker is to be found.⁷ However "well-intentioned", international aids face the risk of killing the fragile chances of domestic baby industries which is key to a country'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Other factors that weake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include widespread corruption, bad governance, high inflation rates and frustrating market syste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countries like United States have started to offer help in other ways. In 2001, under Bush Administration, Millennium Challenge

7.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By Dambisa Moyo, 2010.

Corporation (MCC) was passed to provide aid to eligible countries. Also,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 was established and aimed at offering medical treatment of AIDS,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to Africa. Some projects use aid budget to buy food in poor countries, rather than buying only American-grown food to avoid putting local farmers out of business. If we really care that much about the poorest member in the international family, more of these kind of projects are needed.

*Mengyu Wu is a junior student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She is a Director of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On Nuclear Terrorism : Great Threats And The Way Out

Shuang Ye

Graver Consequences but No Clear Definition

Nobody around the globe could fail to notice the fact that nuclear terrorism has been a malignant tumor in human society. Its potential danger consists in every corner in this world. Another point is that civilians come to be the direct or indirect aim of such nuclear terrorism action.

It'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nuclear terrorism is a series of criminal acts aiming at destroying the production facility of the nuclear industry or causing nuclear panic with 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technology. No matter which aspect the terrorists will choose, the consequences can be extremely horrible and irretrievable. However, the definition of nuclear terrorism is still vague and unclear due to nuclear technology's dual-use. It came as a real obstacle for the global world to reach an agreement to cooperate and solve the nuclear terrorism issue.

The Developing Nuclear Industry and the Potential Access to Nuclear Weapons

Though there has been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industr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weapons or nuclear energy,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every country is sparing no efforts in its nuclear industry constantly. Meanwhile,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mechanism of nuclear surveillance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uclear technology as well, it's getting easier for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o obtain nuclear resources.

In addition, some countries who are not among the list of the five nuclear weapon states (America, Russia, United Kingdom, France, and China) have become the virtual providers since they possess the relevant nuclear technolog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uclear Terrorism and Bloc Interests Together with the Glob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System

Nuclear terrorism is anything but a single and separate occurrence. On the contrary, there have been countless ties between nuclear terrorism and interests of other blocs

and groups.

Along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disputes and conflicts of territory, religion and nations which are unrecognized under the bipolar structure gradually emerged. What's mo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more conflicts have intensified, such as the wider gap of wealth and the rebound of nationalist sentiments. All above gave birth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recourse to terrorism and even the nuclear counterpart. In this case, nuclear terrorism is bound to have countless connection with other bloc interests.

In addition to the connection with group interest, nuclear terrorism is actually a branch issue in the glob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system. The essence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mechanism, as people always claim, is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especially for the countries with the largest nuclear arsenal. However, any of such countries is not willing to give place to the others by reducing its nuclear arsenal. Capable countries and othe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not within the sphere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system could be potential sources of nuclear terrorism.

Threats from Nuclear Dispersal and Nuclear Terrorism of Non-state Actor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feasibility and possibility for non-state actors, especially the ones relevant to terrorism, to obtain nuclear materials and nuclear weapons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hich are giving birth to grievous threat to the world. Confronted with increasing threat from nuclear terrorism, the world is supposed to make full research and preparation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nuclear terrorism with a long-range plan.

It wa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that the globe started to realize the seriousness of the issue of nuclear dispersal to non-state actor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ctions of nuclear dispersal to non-state actors can be far more complicated and decentralized compared to those to state actors. It can be politics-oriented or driven by economic interests. It can be utilized by countries that are in favor of terrorism secretly or by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In this case, nuclear dispersal is bounded directly with terrorist actions, which is the gravest consequence for non-state actors to obtain nuclear weapons.

Another characteristic in point about the nuclear dispersal to non-state actors is that nuclear deterrent won't be effective to those non-state actors. Once they possess the nuclear materials and nuclear weapons, chances are they will put them into real practice, causing severe consequences.

The Necessity of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ettlements of Nuclear Terrorism

Given the complicacy of the nuclear terrorism issue, which means no single country is capable of conquering the challenge itself, the global world is supposed to focus on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cooperation in the settlement of nuclear terrorism.

Global and regional leading powers, especially America and Russia, are supposed to shoulder the inescapabl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agreement. Every country shares its own vital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exterminating the influence of nuclear terrorism. There is sufficient reason for any country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nuclear terrorism. To put it in a simple way, every country shall take every action to make sure the terrorists are cut off from the source of nuclear weapons. The best policy, as it can be, is to cooperate mutually and reduce the possibility for terrorists to obtain nuclear resources.

*Shuang Ye is a sophomore majoring in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Management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e is a specialist of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Jiwei Li

The past few decades have witnessed a relentless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that has put the plebeian in peril. Recently, such antagonism has caught eyebal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srael merely shows any sign of compromise while Palestine will hardly ever indicate inferiority; however, common grounds have to be reached if we are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or even just deescalate it. In the hope of attending to this contentious geopolitical issu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elping students gain a deeper insight on the issue, the 2014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 of CFAU Model United Conference has put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on the agend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 charter,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t has 15 Members, and each Member has one vote. Under the Charter, all Member States are obligated to comply with Council decisions. The Security Council takes the lead in determining the existence of a threat to the peace or act of aggression. It calls upon the parties to a dispute to settle it by peaceful means and recommends methods of adjustment or terms of settlement. In some cases, the Security Council can resort to imposing sanctions or even authorize the use of force to maintain or restor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o in UNSC this time, we've recruited fifteen delegates, each representing one country. Notably, delegates of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re endowed with the right to veto a draft resolution, which also indicates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the table of UNSC. Since the end of last semester, we've started to prepare for this conference. And we've expected highly of this conference. With this chunk of topic on the tabl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delegates can try to break it down into pieces, starting from resolving territorial problems or resources conflicts, probably.

However, much as we crave for a final seal of the conflict, we don't expect delegates to forgo their countries' interests and blindly seek for common grounds. Channels for negotiations are open, waiting to be explored and utilized. A unanimous draft

resolution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e success of a conference. Instead, what the dais would like to see are role-plays of dutiful diplomats as well as heated debates that elicit sparkles of wisdom. Our ultimate hope is that all delegates will enjoy the real experience of being a diplomat.

Now, the arrow toward a better future is already on the bow, let's join together and bend the arc.

*Jiwei Li is a sophomore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e is a specialist of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L'Organisation de l'Aviation Civile Internationale(OACI)

Tong Hu

L'organisation de l'aviation civile est une institution spécialisée des Nations Unies, créée en 1944 par la Convention relative à l'aviation civile internationale (la Convention de Chicago). De concert avec les 191 États signataires de la Convention et les organisations mondiales du secteur aéronautique, l'OACI œuvre à l'établissement de normes et pratiques recommandées internationales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 SARP) que les États peuvent ensuite utiliser pour élaborer leurs législations nationales d'aviation civile. Il existe actuellement plus de 10 000 SARP réparties dans les 19 Annexes à la Convention de Chicago, qui relèvent de la compétence de l'OACI ; c'est grâce à ces SARP et aux efforts complémentaires de l'OACI en matière de politique, d'audit et de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que le réseau mondial de transport aérien actuel peut exploiter plus de 100 000 vols par jour, en toute sécurité et avec efficacité dans toutes les régions du monde.

Ce comité de CFAUMUN2014 est destiné à l'amélioration de la sécurité aérienne dans la nouvelle situation. Étant donné que de nombreux accidents aériens se sont produit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n particulier dans des régions agitées, cette situation est de plus en plus sévère. Pourtant, quelques accidents auraient pu être évités. Les accidents causés par des erreurs artificielles nous ont posé une question: Comment améliorer la sécurité aérienne en minimisant des risques?

Quelques tragédies comme AF447, MH370 et MH17 nous ont averti que seules les actions entreprises par l'ensemble d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peuvent sauver la situation. Quelle que soit votre position, il est nécessaire que vous la montriez et se fassiez entendre. Au cours de la discussion, des précautions, des traitements urgents, des remèdes et des enquêtes seront nos points focaux. Bien sûr, d'autres exemples des pays représentés peuvent aussi être cités en vue d'inclure des différentes conditions locales.

国际民航组织是联合国一专门机构，于1944年签订《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后成立。国际民航组织与《公约》191个签字国和全球业界及航空机构携手工作，

制订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各国随后以此来制订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民用航空规章。目前，《芝加哥公约》19个附件中有10,000多条标准和建议措施由国际民航组织监督，而正是通过这些标准和建议措施以及国际民航组织的补充政策、审计和能力建设活动，当今的全球航空运输网络才得以在世界每个地区以安全、高效和安保的方式每天运行着100,000多个航班。

本次2014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大会的法语委员会旨在改善新形势下的民航安全。近几年来，民航事故在国际范围内尤其是在动荡地区频频发生，民航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然而，一些民航事故本可以避免。这些由人为错误造成的事故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何通过使危险最小化来改善民航安全？

法航AF447、马航MH370、马航MH17这些悲剧性的事故都提醒着我们，只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拯救局面。不论处于怎样的立场，都需要显示出来并表达观点。在讨论中，事故的预防、紧急处置、补救措施以及事后调查都将是讨论的焦点问题。当然，我们也鼓励代表列举本国的事故案例来更全面地考虑各地的不同条件。

* 胡同是外交学院外语系大二的学生。他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专员。

亚太经合会议与泛太平洋地区 ——在争端水域架起一座桥梁

郭丰庆

握手在中国都是一种权利的象征。在本周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会面时，习主席站在右面，在镜头前，他的身体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对媒体，充分显示了作为大国一种强有力的自信。来访者出于尊敬，应该从左面接近他，肩以一种防卫的姿态朝向摄影师。亚太经合会议期间，小到会议流程安排，大到国际议题，美国同中国的竞争胜过一切。

表面上来看，这一周外交取得了重要进展。期间也有一次历史性的握手——期待已久的勉强握手发生在习近平主席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间，这次握手标志着中日围绕钓鱼岛产生的争端得到了一定缓和。习主席也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简短交谈，两国关于南海水域问题达成一定共识。中国和韩国也达成了很多一致意见。中美在气候变化，签证，贸易和安全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相比此前的低迷和偶尔气氛僵硬的亚太经合会议，此次会议具有高瞻远瞩的意义，这种峰会外交现在已经扩展到缅甸和澳大利亚。但问题是：所有这一切取得的进展仅仅是缓和泛太平洋地区紧张关系的第一步，这种紧张关系是由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引起的。

我就在后面航行，在炮艇里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海军力量确保了亚洲的安全。1972年，中国庆祝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此次会面使中美联合共同对抗俄罗斯。但这也标志着中国愿意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这种做法是对亚洲被美式和平的容忍。那段时间如今一去不复返。

中国经济很快就会赶超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再一次与俄罗斯联合——11月9日，两国签订天然气协议。正面战争对抗中，中国的军力虽然无法和美国匹敌，但是中国日渐强大的力量将使其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防止美国影响中国对台湾的保护和其对中国在韩国和日本的基地构成威胁。年初，当习近平主席说，“为了亚洲人民我们要维护亚洲安全”时，他已经深谙这一切。

中国崛起不是需要改变的唯一原因。如同早期报道所述，作为一个整体，泛太平洋地区已经发展得足够繁荣，也足够复杂，使得我们不便断言此水域究竟属于美国还是中国。自从2000年以来，亚洲中产阶级增长了七倍。比较而言，拉丁美洲的增长仅仅是翻了一番。亚

洲国家，包括韩国，在世界贸易说已经扮演了极具影响力的角色。对于亚洲国家，美国是它们的主要盟友，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它们并不想成为中美两国任何一个国家的“卫星”。

不幸的是，美式和平正让步于权利均衡，这其中充斥着各种竞争关系以及不安全因素。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行径在中国随处可见。美国盟友遏制包围中国，国外融资的非政府组织在削弱共产党势力，间谍煽动香港占中以及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抗议。8月，一架中国的战斗机和一架美国的侦察机在空中相遇时，两者距离在20英尺之内，刚好避免了空中相撞。或许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正是认识到这次潜在的空中冲突会将两国都置身于危机之中，本周两国都承诺将加强军事对话。对一些大国来说，他们应该由中国的欺辱中警觉起来——尤其是围绕中国海岸线的岩石、礁石和沙地的争端问题。中国的蛮横行为让缅甸投奔西方，同时也引发了今年的越南反华暴乱。亚洲正在武装自己。从2008年到2013年的五年间，中国武器进口占全世界武器进口份额的47%，较2004-2008年期间的40%提升了很多。

美国自然想要维持现状。在夏威夷长大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强调美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太平洋国家”。但是美国的外交，说的好听一些是受到干扰，说的不好则是陷入分裂。“转向亚洲”或者“亚洲再平衡”这样的措辞旨在让美国盟友放心，但是这也使中国产生疑虑。中国欣赏商业领域受西方启发的规则，但是美国就中国是否有朝一日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产生的矛盾心理让中美陷入紧张关系。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自然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但是美国国会却极力阻挠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中国更多利益的改革。

这一切都促使中国建立自己的集团——拥有自己的协定，自己的开发银行和自己的区域安全团体。世行或许对中国有用，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很好地服务中国。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和金融制度，航海自由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对中国的富强极其重要，但中国冒险削弱这些积极因素。

梦想终将实现

与其通过建立两种互不融合的机制恶化竞争，泛太平洋大国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改善现行的机构。贸易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应该成为美国对太平洋地区承诺的象征；通过投入更多努力，奥巴马可以把这种模式推销到支持商业发展的国会以及亦步亦趋的日本。美国通过不懈努力想让中国加入这一协议也表明其想创建一个包容性的国际秩序。不仅如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可以向中方的民族主义者表明，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比大国之间互相耍心计对中国更有利。亚洲几乎在所有领域都需要这种机构。

早在十九世纪，欧洲人就意识到通过权利均衡实现和平困难重重。几十年来，欧洲努力去接受 Wilhelmine 时期德国的崛起，皇家俄国的崛起，以及奥匈帝国的瓦解，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适应民族主义的狂热屈服。还是要有很多的杀戮，大西洋国家才能理解我们需要建立北约，联合国以及不被青睐的欧盟等组织来加强国际关系。让我们祝愿孕育世界希望的太平洋地区能够通过和平方式最终实现互相理解。

* 本文为天津外国语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特别供稿，由郭丰庆译自 The Economist Nov 15th, 2014。

APEC——呼唤“太平洋时代”的真正到来

吕蕙伊

19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家西沃德最早提出了“太平洋时代”的概念：古代文明史是在地中海沿岸繁荣起来的，现代文化兴起于大西洋，未来文化则属于太平洋。美国曾以西沃德的概念为由争取对太平洋的统治权。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亚洲古老的传统，与来自西方的不同文明汇合，方可彰显巨大的力量。也正因此，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便毫不掩饰地指出，如何在亚太地区共同谋划建立一种全面的合作关系模式，将会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的确，只有互相联通此岸与彼岸，各成员同舟共济、携手同心，才能将太平洋建设成为太平之洋、友谊之洋、合作之洋，让“太平洋时代”真正的到来。

纵观历史，时局迁移。几百年前，麦哲伦历经千辛万苦跨越的那个太平洋，今天早已轻松横渡。随着地域联系的加强，人们不再局限于自己所在的一城一池，而以更加深远全面的眼光注视世界。地域阻隔不复障碍，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不再是难以跨越的海洋，而是意识形态的隔阂、经济体系的陈旧、传统利益的阻挠。情况复杂，局势嬗变，加快太平洋地区真正联系愈发迫切，亚太的未来，正处在关键的路口。是继续引领世界、创造美好未来，还是放慢脚步、等待被别人超越？是深化一体化进程、还是陷入碎片化漩涡？是践行开放包容理念、共同开创亚太世纪，还是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而思维模式还停留在过去？

此时此刻，APEC提供一种契机，而北京贡献一番智慧。2014年北京APEC将主题定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建议：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携手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不断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精心勾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创新理念，到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倡议，均为促进“伙伴”们同心协力，冲破种种障碍。而此次APEC会议的精髓即可用管子的一句话来概括：“招远在修近，避祸在除怨”。

所谓“招远在修近”，即为加强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是人类社会的追求，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尺度。从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到连接亚非欧的丝绸之路，再到从麦哲伦、哥伦布等的地理大发现，连通外界、打开视野、实现交往都是人类朴素梦想。而亚太各国人民更可以说是互联互通的开拓者。今天的亚太，有在更高层次和境界上实现互联互通的诉求和梦想。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情况下，亚洲国家需要积极作为，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这不仅需要修路架桥，进行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更需要实现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多个领域齐头并进。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联通开放系统，它将为亚洲各国实现发展、追求幸福扫除各

种不必要的障碍，提供更自由便利的条件和空间。互联互通是人类美好追求，但显然这不仅是一种美好的价值信念，更是需要在实践中开掘的务实之路。它是一条脚下之路，还是一条规则之路，更是一条心灵之路。惟此三路并行联通，亚太发展方能构筑一个更宽广的平台。

所谓“避祸在除怨”，即消除误解，携手同行。面对各国制度和法律的差异、各方需求的千差万别、各类机制协调的不尽如人意，首先就需要在理念上破除障碍，实现联动发展才有共赢。亚太地区，占据着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的57%、贸易总量的48%，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应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一些经济体的复苏仍然脆弱，亚太经济提高质量和效益任务艰巨。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方向和重点不一，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纷纷涌现，导致一些方面面临选择的困惑。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但让开放包容理念走进现实，就意味着要善于打破种种桎梏，打破亚太内部的封闭之门，拆除各种障碍和藩篱，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要善于创新发展理念，敢于释放市场活力，致力于科技创新。凡此，在形成了高度共识和丰硕成果之后，更需要亚太各经济体共同朝着亚太梦想的方向，沿着会议指明的道路，勇毅而笃行。

马克思说：“对和谐之美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让哲学家的梦想走进现实，加强联系是重要的基石。加快联动发展，本就是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强大惯性，是顶住这个惯性，还是借助惯性用力，结果迥异。展望APEC后的太平洋地区，许多货物正堆积在尚未开通的交通路线岔口，无数企业正翘首期盼更加开放平等的太平洋。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现在，亚太开启了集体大智慧。千帆起航，万众同心，在亚太梦想的引领之下，“太平洋时代”定会早日到来。

* 吕蕙伊是外交学院大二的学生，也是知行学会的一员。



Vol.08, 2014.11
CFAUMUNA Presents